# 退庵隨筆

# 退菴隨筆卷十五

福州梁章鉅茝林

## 讀經二

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婚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旣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婚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

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即鄭氏所注賈公彥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

敖繼公儀禮集說序云周公此書乃爲侯國作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婚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

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其閒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諸侯與其大夫而言閻百詩云此書決爲侯國之書但恐其本數不止於此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而婚禮喪禮無聞焉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之于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知此外之亡逸者

多而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

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殆絕儀禮文古義奥傳習尤少注釋者亦代不數人鄭氏以前無注本其後有王肅注見於隋志唐初已佚爲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亦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之疏定爲今本朱子語錄謂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鄭賈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疎畧近世永嘉張忠甫校定印本號爲精密較他本爲勝亦不能無舛謬云云朱氏經義考以張本爲已佚今惟

四庫館所輯永樂大典本三卷僅存大旨株守釋文往往以俗字轉改六書正體殆卽朱子所譏舛謬者然古經漢注之譌文脫句藉以考識舊槧諸本之不傳於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畧其有功於儀禮非淺小矣

昔顧亭林以唐石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譌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冗蔓鬱轖不及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代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以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删潤在朱

子自成一家之書則可而明人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矣今惟阮芸臺先生校勘本稍存唐宋舊觀也

李如圭儀禮集解朱氏經義考亦以爲未見今從永樂大典排纂成書者尙得其十之九宋自熙寧中廢罷儀禮學者鮮治是經如圭乃全錄鄭注而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多能發賈疏所未備又以讀儀禮者必先明古人宮室之制別爲儀禮釋宮一卷條分臚序參考證明尤足爲治儀禮者之圭臬惟朱子大全集中亦載其文大畧相同考宋中

與藝文志（文獻通考所引）稱朱子嘗與李如圭校定禮書疑朱子嘗錄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誤取以入集觀儀禮經傳通解於鄉飲酒薦出自左房聘禮負右房皆但存賈疏與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證矣

儀禮不特經難讀卽注疏亦難讀鄭注簡約又多古語賈疏繁賸而傷於蕪蔓端緒亦不易尋朱子語錄且苦其不甚分明何况餘子盍周禮猶可談王談霸禮記猶可言敬言誠儀禮則全爲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故講學者避而不道淺學者又欲言而不能今欲爬梳剔抉使條理

秩然不復以辭義轇轕爲病方於後學有功則宋魏了翁之儀禮要義元敖繼公之儀禮集說我　朝張爾岐之儀禮鄭注句讀吳廷華之儀禮章句皆可稱善本

劉次白鴻翱曰周官之爲人口實者論者謂新室之所增益也若儀禮乃周公之遺孔子所嘆爲郁郁者在聖人當時未嘗不起以義而在後世亦未必盡順乎情善哉郝敬之言曰儀禮有不宜於今日者如士冠禮不論有爵無爵輒用命服今可乎士婚禮女子既許嫁笄矣出教於宗室三月今可乎士相見賓五請始得主人一出又不升堂止

於大門外一拜今可乎臣侍食於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飲食今可乎古人無紙筆故書必刀文必篆冊必竹簡木板古人無棹椅席地而坐故食必用俎用豆用鼎祭祀之孫爲祖尸父拜其子也喪紀之父在母喪與妻同服也庶子後父爲其母緦也此皆禮之難用者也夫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固非後世所及然卽聖人復生古禮之宜於今者聖人復之其爲衆之所不安者聖人亦必不盡復也今禮之爲有道君子所病者聖人去之其乖於人情而或大害於義者聖人去之其適於人情而無大害於義者聖人亦

必不去也

歷代喪服之書大抵以儀禮爲根柢而以徐健菴尙書之讀禮通考爲完備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於歷代喪期異同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繢晰條分至爲詳備蓋歷十餘年三易稿而後成也

朱子乞修三禮劄子云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

以誦習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又作謝監嶽文集序云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然則爲儀禮者在宋已成空谷之足音矣以上儀禮

禮記疏引鄭氏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則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而隋書經籍志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

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此說不知所本證以後漢書橋元傳所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則隋志所言誤也

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澔集說禮學遂荒爲之疏義者唐初僅存皇侃熊安生二家孔冲遠修正義卽以二家爲本其書務伸鄭注亦未免有附會之處然采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卽衞湜

之集說自言日編月削閱三十餘載而後成書尚不能窺其涯涘陳澔之流益自鄶無譏矣

衛湜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採摭最爲賅博去取復能精審自鄭注以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不在此數今自鄭注孔疏外原書無一存者朱氏經義考蒐輯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其後序自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巳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可想見其用心之概近吾友林鈍村一桂手纂周禮長編百冊陳恭甫

以爲衞書之比恐未易言也
陳澔之雲莊禮記集說胡廣修五經大全始專用之蓋說
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注疏奧博不似澔注之淺明
宋代莫善於衞湜而卷帙繁重亦不似澔注之簡便又澔
之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
餘廕其書得獨列學官其實澔書在當時卽不爲儒者所
稱朱竹垞至以兎園冊子譏之李文貞亦以前忘後後忘
前短之特其疏解簡明門徑顯淺於初學不爲無益是以
我 朝定制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而

欽定禮記義疏乃退谿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承學之徒亦可以知所取舍矣

禮記一書爲大小戴所遞刪本與易詩書春秋經聖人手定者有異故劉向別錄有以內則屬子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曲禮少儀王制禮器玉藻深衣屬制度之說今孔疏篇目猶備載之其後孫炎亦有改易唐魏徵又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書皆不行惟元吳澄禮記纂言分爲三十六篇其次第亦以類相從至今尚存近又有任釣臺啟運禮記章句十卷定爲四十二篇則以大學中庸冠首明倫敬

身立政次之五禮又次之樂又次之通論又次之又有王心敬之禮記彙編八卷分爲三編上編載孔子論禮之言次以大學中庸及曾子諸子之遺言中編括記中禮之大體下編列記中瑣節末事與吳澄之書又有不同而其爲移掇經文則一數書中惟任氏章句鎔鑄剪裁能一一薈其精要足爲後學之津梁餘則粗知其大概可也

大戴禮記宋時列爲十四經見史繩祖學齋佔畢然其書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學官故肄業之者鮮其實二戴同源皆先聖人微言舊制不可不讀如夏小正爲夏時書所言

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釁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可與論語相輔而行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詳哀公問字句亦較小戴爲確惟自漢至今祗有北周盧僕射一注未能精備遂至章句混淆文字多舛今坊本實不便讀者應以　四庫所校爲讀本而以孔巽軒廣森所輯補注參互考訂之以上禮記

李文貞嘗言春秋最是難讀全無一點文采不過幾个字換來換去用得的確微而顯顯而微便使萬世之大經大

法槩然具備而爲人生不可須臾離之書說春秋者但當就此意闡發若必說到夫子竟操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是非褒貶忽生峻厲則全是隔膜語夫子不過就現成魯史爲之筆削該稱君該稱臣還他个本分不肯一毫苟且假借則魯論必也正名一言蔽之矣

紀文達師云說經家之有門戸自春秋三傳始其間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爲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蹟公穀日月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穀之法

夫刪除事蹟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爲藏鈎射覆矣聖人禁人爲非亦予人爲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是春秋爲吉網羅鉗矣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亂也沿波不返歧派愈多要之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卽其識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徇其意見所偏每多憑心而斷然則徵實迹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後來諸家之是非均持此斷之可矣

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爲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劉炫作規過以攻杜孔疏皆以爲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二百四十年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傳與注疏均謂大有功於春秋可矣

左氏身爲國史旁羅百二十國寶書殫見洽聞實同倚相之能讀墳典邱索故蔡墨說乾姤同人子服惠伯說黃裳

元吉可以證易史克言十六相四凶魏絳言有窮后羿伍員言少康可以補尚書楚莊言武有七德成鱄言文有九德可以說詩北宮文子太叔之辨禮季札之觀樂可以考禮訂樂則不但有功春秋直謂之有功六經可矣

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張文憲洽作春秋集注遂以春爲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合足破支離轇轕之陋明初此書與胡傳並立學官迨胡廣等剽襲汪克寬纂疏爲大全專主胡傳而洽書遂不行其實不可廢也昔朱子自謂此生不敢問春秋開頭一句春王正

月便不明白近李文貞亦言春秋明白得春王正月便都明白了梁曜北云左氏開卷便明著之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有何不可據朱竹垞詩魯史王正月月暈疑積至今邱明一周字直可抵千金豈先儒皆未見及此耶

杜元凱春秋釋例本書久佚今　四庫館從永樂大典錄出尚有十五卷其大旨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歸總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皆史書之舊章經孔子之筆削遂成精義杜氏因比事以求屬詞之旨更以己意申之與公穀之例迥異其世族譜土地名長歷尤為精核論者

謂春秋以左傳爲根本左傳以杜注爲門逕杜注又以是書爲羽翼信不虛也
自唐陸淳述其師啖助其友趙匡之說作春秋集傳纂例及春秋微旨春秋集傳辨疑掊擊三傳者自此發源然大旨陰主公穀故稱左氏序事雖多釋經殊寡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爲密其論皆未免一偏歐陽公及晁公武諸人皆不滿之惟程子則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蓋宋人舍傳求經之派實唐三家導之矣
公羊之學據注疏引戴宏序爲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

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乃與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則今之公羊傳爲壽所撰舊本題爲公羊高者誤也其初與經別行故何氏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今本以傳附經蓋徐彥作疏時所合壽距子夏凡六傳皆口相授受經師附益失聖人之意者有之而大義相傳終有所授何氏遂於陰陽五行之學多以讖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晉王接以爲乖硋大體不爲過矣

公羊自宋以後益少專門之學近孔巽軒以爲孔氏馳騁於文辨穀梁圄圄於詞例於聖人制作之精意未有言焉

知春秋者其惟公羊乎於是殫精研思作爲公羊通義自序謂因原注存其精粹删其支離破其拘牽增其隱漏皆非虛言誠千百年來之絕業也

穀梁傳爲穀梁俶一名赤所述俶親受經於子夏據鄭氏起廢疾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則穀梁實先於公羊惟據公羊疏則傳亦是傳其學者所作非出俶手且非僅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並引尸子說者謂卽尸佼則時世在後何得預爲徵引至其傳義之精公羊或弗能及范氏集解矜愼亦勝於何氏之解

詁楊士勛疏與徐彥相埒雖不及孔穎達書之該洽然自唐以後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旣乏憑藉之資復鮮佐助之力詳畧殊觀固其宜矣

宋孫明復復春秋尊王發微其說亦陰主公穀而加以深刻上祖陸淳下開胡安國有貶無褒之說二百四十年中幾無一善類矣蓋以申韓之學說春秋者自是人始同時劉原父敞所著春秋權衡多評論三傳之得失蓋原父深於禮學故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較孫明復之意爲斷制者實遠勝之

胡氏傳初出時張南軒栻已有異議朱子編南軒集存而不刪蓋亦以張說爲然元延祐中復科舉法始懸爲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草廬作俞皐春秋集傳序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尙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有勝胡傳者然業以胡傳爲宗自難並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誤而從之者歟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紀文達師奏言向來試春秋者用胡安國傳而胡傳中多有經無傳可以出題之處不過數十節如本年鄉試竟有一題而五省同出者且安國作是

書以諷高宗而斥秦檜與孔子之意不相比附恭讀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中駁胡傳者數百條
御製文亦屢闢其說而科場所用以重複相同之題旨偏
謬失當之論殊覺無謂請嗣後春秋題俱以左傳本事爲
主參用公羊穀梁之說庶足以勸經學而裨文風得
旨允行經學昌明之會復得大儒如吾師者主持其間當
爲春秋幸並爲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余曾問一塾師塾中所授春秋爲何本應曰杜林問以何
爲杜林則曰殆謂杜注所薈萃耳憶余曾聞一人自誇其

幼學曰我曾讀過左繡杜林與左繡正可爲對按朱竹垞經義考載宋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天啟中杭州王道焜趙如源同編卽今村塾通行之本惟又刪去道焜如源之名凡例中竟題爲林堯叟所述而中引丞樂春秋大全殆可噴飯杜注精密林實非其匹特因林之明顯以求杜之深與於初學亦不爲無裨至近人所最稱者爲顧復初棟高之春秋大事表條理詳明考證典核其辨論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尤足爲科舉文字所取資故

其書盛行于世惟事事立表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亦乖著書之體且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其體例往往與此書互相出入復初亦未免爲屋下之屋矣

春秋繁露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崇文總目頗疑其僞程大昌攻之尤力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今坊本尤訛脫不可枚舉幸　四庫以永樂大典所載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十字勒爲十七卷漸復舊觀蓋雖習見之書

實則絶無僅有之本也以上春秋三傳

孝經其來已古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氏春秋審微篇引孝經諸侯章此所引乃今文七國人所見如是何後來更有古文乎則其爲三代之書無疑惟授受無緒故後儒多疑其僞自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古文今文門戸遂分唐開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固應從鄭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其實所爭者不過字句之間惟宋黄氏震日鈔有云孝經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

有至德要道古文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人又分爲一章章句之分合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

今文全無之古文自為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為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為一書也其言至為明晰六百年來彼此相持要皆逐末遺本雖朱子亦不免賢者之過矣

日本國有古文孝經孔氏傳山井鼎編入七經孟子攷文中知不足齋曾刻之其傳文證以論衡經典釋文唐會要所引亦頗相符然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並不類唐宋以前人語彼國山井鼎已疑其偽今　四庫錄冠孝經部之首不過以海外秘文人所樂覩使不實見其書轉

爲好古者之所惜故特錄而存之使人知所謂古文孝經孔傳者不過如此而眞僞自分矣以上孝經

自明史藝文志始立四書一門前史無是例也論語孟子舊各爲書大學中庸則禮記中之二篇其合編爲四書自宋淳熙始其懸之功令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亦無是名也然論語孟子漢時皆立博士中庸說見漢書藝文志中庸傳中庸講疏見隋書經籍志惟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而書錄解題載司馬温公有大學中庸廣義各一卷則表章之功不自洛閩諸儒始特論說之詳肇自二程

## 四書之名著自朱子耳

朱子四書原本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爲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之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關此不必定復其舊者也大學古本爲一篇朱子則分別經傳顛倒其舊次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注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謂之集注猶何晏注論語裒八家之說稱集解也大學章句諸儒頗有異議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並用舊文所特創者不過

補傳一章要非增於八條目之外於理無害此亦不必紛紛攻辨者也中庸不從鄭注而實較鄭注爲精況鄭注之善者如戒愼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此尤不必執古義以相爭者也論孟亦頗取古注如論語瑚璉注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注與春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爲疑不知瑚璉用包咸注曹交用趙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墻數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論者尤以爲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趙岐注也是

知鎔鑄羣言固未可概以師心目之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于四書其剖晰疑似辨別毫釐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後來攻朱子者務摭其名物度數之疎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回護之烏識朱子著書之義乎

朱子別有四書或問三十九卷其說與章句集注頗有牴牾蓋章句集注朱子畢生修改未已或問則成書在先年譜稱或問一書未嘗出以示人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于縣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與潘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中屢更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

相應云云可見異同之迹朱子已不諱言矣

自朱子之四書行而讀注疏者漸少趙岐何晏所撰究是古籍朱子皆嘗採用惟論孟之疏皆不如注皇侃疏久佚而復出卽邢疏之監本而韓文公之論語筆解亦寥寥僅存唐以前說四書之書不過此數部而已

宋以後釋四書與朱子合者惟眞西山之四書集編皆採朱子文集語錄之說以與章句集注相發明趙順孫之四書纂疏又採朱子門人所記錄之微言奧旨以爲章句集注之羽翼若金仁山之論語集注考證孟子集注考證則

於朱子之旨已不無異同鄭汝諧之論語意原張南軒之論語解陳天祥之四書辨疑高拱之問辨錄皆顯與朱子牴牾至我　朝毛西河之論語稽求篇而極不知朱子之學皆明聖道之正傳區區訓詁徵引之出入固不必爲之諱元張存中作四書通證詹道傳作四書纂箋皆於章句集注引經數典者悉一一注其所本纂箋則並所引之成語亦各證其原頭然通證考核未精纂箋亦多疏漏余久欲博稽載籍仿爲此書以章句集注爲本先採古義以箋之次採同於朱子之說以證之次錄異於朱子之說而辨

之以人事鮮暇藏書無多不知何日始酬此願也
應舉家看四書多專治王已山（步青）之滙叅然吾爲學者惜日力計則與其治滙叅不如博覽任釣臺之四書約旨張惕菴（甄陶）之四書翼注論文翟晴江之四書考異程是菴（大中）之四書逸箋閻百詩之四書釋地江愼修之鄉黨圖考於研經應舉均有所裨也
朱子之章句集注積平生之力爲之垂没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注凡以明聖學也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爲弋取功名之路至大全出而捷徑開八

比盛而俗學㶉騈至高頭講章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矣謝退谷云國家以制藝取士必於四書命題蓋以人通是書則其人必賢其才必可用也然則讀四書者當思其所以讀之故爲制藝者當思其所以爲之故四書之旨非身體力行則其說必不能精此又文行一本之道耳

謝梅莊曰論語一書實可以治天下而如宋趙普者則薛敬軒譏其好爲大言詢不誣也趙普所行往往與論語相反其誑宋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

以半部佐陛下定太平當時太宗若轉詰之曰卿佐太祖定天下之半部與佐朕致太平之半部可得析言之詳言之歟恐普必無詞以對也若李文靖言吾備位宰相論語中敬事而信兩句尙未能行也斯可與讀論語也已

孟子舊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稍遜於馬鄭許服諸儒而此注指事類情實能闡發七篇之微言大義且章別爲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儒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說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今本乃擬他

經衍爲正義十四卷署曰孫奭疏朱子謂邵武一士人爲之自此本行疏固悠謬而經注之舛訛闕逸亦莫可校舉賴吳寬毛扆何焯余蕭客戴震等先後校勘孔繼涵韓岱雲爲之鋟板以行而孟子注疏始有善本矣以上四書

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由來遠矣或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孔子所增或以爲子夏所益或以爲叔孫通所補或以爲沛郡梁文所考並見張揖所上廣雅表要之爲秦漢以前之書後人間有附益則無可疑鄭康成駮五經異義有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

藝之言康成大儒所言蓋尤爲可據耳

爾雅雖不盡釋經而釋經者爲多故得與十三經之數後人欲讀古書先求古義舍此無由入也郭注去漢未遠詞約而義博事覈而旨遠蓋舊時諸注未能或勝後來補正亦終不出其範圍其自序謂所見之注有十餘家今考陸氏經典序錄所載犍爲文學及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外益以鄭康成爲六家其餘未之詳今六家之注亦並闕佚不可考此後則梁有沈旋唐有裴瑜其書亦皆無傳鄭漁仲注雖存而偏僻疏畧均所不免近惟邵二雲晉涵作爾

雅正義二十卷仍以郭注爲主而博採諸書分疏之此書出而邢疏可廢讀爾雅者可不必別問津涂矣

讀爾雅者不可不兼讀廣雅段懋堂（玉裁）云小學有形有音有義形書以說文爲首玉篇以下次之音書以廣韻爲首集韻以下次之義書以爾雅爲首方言釋名廣雅以下次之按魏張稚讓（揖）因爾雅舊目博採漢儒箋注及三蒼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明人取其書與爾雅小爾雅廣雅埤雅合刻名曰五雅近得王懷祖（念孫）殫精極慮撰成廣雅疏證二十卷蓋雅訓之淵海小學之鈴鍵空前絕後之書

又不但爲讀廣雅者之善本而已以上爾雅

唐陸元朗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關經訓之菑畬導後人以涂徑洗專己守殘之陋滙博學詳說之資先儒之精蘊賴以留俗本之訛文賴以正實讀經者不可無之書惟列老子莊子於爾雅之前而不列孟子未免乖舛蓋宋熙甯以前孟子本不列爲經老子莊子則六朝之所競尚唐天寶間皆賜號眞經元朗亦沿積習耳此書雕板行於海內者止徐氏通志堂經解中有之藏書家間有影鈔宋本而譌脫之處反不如徐本校勘之精近盧抱經始有重雕本

又各卷附以考證遂爲陸氏書之最善本

朱竹垞撰經義考三百卷統考歷代經義之目以諸經分類每書各先注其或存或闕或佚或未見次載原序跋及諸家論斷及己所考證而附以毖緯擬經承師刊石書壁鏤板著錄通說八門網羅宏富綜覈賅貫誠經訓之淵藪讀經者所當家有其書也自　四庫開羣籍續出者愈多此書間有漏畧訛舛之處要無傷其大體近蘇齋師與丁小疋杰王實齋聘珍作經義考補正十二卷拾遺辨誤無義不搜然于是書之補苴則不過百一矣

許氏說文推究六書之義分部類從至爲精密而訓詁簡質猝不易通又音韻改移古今異讀諧聲諸字亦每難明故傳本往往譌異宋雍熙三年詔徐鉉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凡字爲說文注義序例所載而諸部不見者悉爲補錄又有經典相承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亦皆增加別題之曰新附字其本有正體而俗書譌變者則辨於注中其違戾六書者則別列卷末或注義未備更爲補釋亦題臣鉉等案以別之音切則以孫愐唐韻爲定以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卽今所行汲古閣本是也近本

則以金壇段懋堂玉裁為最精所撰說文解字注三十卷王懷祖以為千七百年來無此作

說文所引五經文字與今本多不相同乃有同引一經而自相違異者如易以往吝又作以往遴為的顙又作為馰顙重門擊柝又作重門擊㯻書鳥獸𣯍毛又作鳥獸𧘝毛方鳩僝功又作旁逑孱功濬くㄍ距川又作睿畎澮距川若顛木之有甹櫱又作若顛木之有甹枿詩桃之夭夭又作桃之枖枖江之永矣又作江之羕矣江有汜又作江有洍靜女其姝又作靜女其㚣擊鼓其鏜又作擊鼓其鼞是

褻絆也又作是泄絆也衣錦褧衣又作衣錦絅衣曾兮蔚
兮又作嬒兮蔚兮赤舄掔掔又作赤舄己驔驔駱馬又
作瘃瘃駱馬不敢不蹐又作不敢不趚瓶之罄矣又作瓶
之窒矣無然詍詍又作無然呭呭憬彼淮夷又作穬彼淮
夷春秋傳忨歲而潵日又作翫歲而愒日論語色孛如也
又作色艴如也蓋說文序雖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
秋左氏然一家之學而支派既別文字亦不無異同好奇
者或據以改經則謬矣又如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
引虞書仁閔覆下謂之旻天又引怨匹曰逑皆漢儒傳授

經說非經正文嗜博者或據以補經則益謬矣
徐鍇作說文繫傳在徐鉉校刊說文之前故鉉書多引其
說而殘缺之餘又多用鉉書竄入之如舊缺之二十五卷
三十卷及各部闕文今皆完具者皆是至其編末文亦似
未完則以無可採補而竟闕之矣然鉉書禜字下引禮記
禂字下引詩之類此作臣鍇案禮記曰臣鍇案詩曰知鍇
書所引而鉉書淆入許氏者甚多又如甓字下云闕此作
家本無注臣鍇案疑許愼子許沖所言也知鉉書直刪去
家本無注四字改作一闕字其憑臆刪改使非鍇書尚存

何以證之則雖不完之書亦可寶矣
錢竹汀云許氏說文唐以前本不傳今所見者惟二徐本而大徐本宋槧猶存凡五百四十部部首一字解義卽承正文之下但以篆隸別之蓋古本如此大徐存以見例小徐本并部首解義亦改爲分注非其舊矣許君因文解義或當疊正文者卽承上篆文連讀如昧爽旦明也肸蠁布也湫隘下也脙嘉善肉也㒸燧候表也詁訓故言也顡癡聽不明也參商星也離黃倉庚也巂周燕也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出某郡皆當連上篆讀草部蔽蘆菌蘇諸字

但云草也亦承上爲句謂蕺卽蕺草蘆卽蘆草耳非艸之通稱也芺葵蒩蘱薇蓶諸字但云菜也亦承上讀謂芺卽芺菜葵卽葵菜也今本莧字下云莧菜也此校書者所添非許意按此讀說文之法乃錢氏之掇解古人未有見及者以顧亭林之精博猶譏許氏參爲商星以爲昧於天象則猶不知以此法讀說文也

五經緯著錄隋志者八十一篇今所存者惟乾鑿度乾坤鑿度二書　四庫就永樂大典中復搜得易緯稽覽圖通卦驗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乾元序制記六書爲數百年

通儒所未見朱竹垞經義考有毖緯五卷所載諸緯遺文不及十之一二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中所引如河圖聖洽符雜書兵鈐勢詩雅度覽春秋周天七衡八間又有赫連圖不知何經之緯朱氏並缺其目近亡友趙文叔在翰彷前明孫子雙瑴古微書輯七緯視孫朱二家所錄不啻倍蓰然尚未見開元占經夫近人束經不觀何況於緯然如王輔嗣注易七日來復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本義仍之實易稽覽圖之文邵子之洛書四十五點其法乃出於太乙九宮實易乾鑿度之文蔡傳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實尚書考靈曜洛書甄燿度之文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實河圖帝覽嬉之文朱子注楚詞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實河圖括地象之文三足烏陽精也實春秋元命包之文是唐宋諸儒皆未能盡廢其言說經者所應研究矣

退菴隨筆卷十五

南海曾釗校

# 退菴隨筆卷十六

福州梁章鉅茝林編

## 讀史

讀書須循序漸進四部宜以次相及昔朱子語錄謂呂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仔細緣他先讀史所以看粗了眼耳愚謂讀史亦須各循其序如欲考典章察人物則應先讀史記漢書由古以逮今如欲知世變究時務則須先讀宋明各史由近以泝遠其實史記兩漢書爲史學根柢不可不急讀也

史記凡一百三十篇鈌其十篇爲褚少孫所補然漢志不云有鈌葢當時已與少孫書合而爲一矣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三家注本其初各自爲部帙至北宋始合爲一編前明兩監本雖有刊除黜竄頗失舊觀然彙合羣說檢尋較易其析疑辨訛則梁曜北所撰史記志疑盡之矣

史記於各紀傳後有太史公論斷一段班書仿之亦於各紀傳後變爲詩體號之曰述卽史公之論也乃范書於論後又有讚亦用韻語自謂體大思精無一字虛設以示獨闢實則仍倣史記漢書末卷之敘述而分散於各紀傳之

下以掩其沿襲之迹耳不知史漢之敘述每篇各有引詞所以自明作某紀某傳之本意班書因之又謙而改爲述皆系之於卷末不嫌複也若范書之讚則但於旣論之後又將論詞排比作韻語耳劉子元史通譏之以爲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蔚宗後書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序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讚爲黷彌甚云云蓋深中其失也

史之有表經緯相牽或連或斷可以考證而不可以誦讀學者往往不觀故劉知幾史通有廢表之論其實表之爲

用與紀傳相爲表裏凡王侯將相公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爲立傳此外無積勞又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能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了然作史體裁莫大於是史記創爲十表班書年表則加詳惟范書闕如使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無由考鏡其失始於陳氏三國志而范書踵之厥後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亦皆無表不知作史不立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

事蹟或反遺漏惟歐陽公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馬班之舊云
漢書創於班叔皮成於其子孟堅至八表天文志未竟而卒其妹班昭續成之是書初出有徽賄鬻筆之譏文必雕龍辨之又有竊據父書之謗顏師古注亦辨之其原書次第備見於敘傳之中而南史劉之遴傳別有漢唐眞本之說顚倒其篇目竄亂其字句實爲謬妄
宋許觀東齋記事云劉歆顏游春二人皆有功於漢書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

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完本止雜記而已試以此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者不過二萬許言也顏游春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二十卷時稱爲大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實有功於漢書今人但知孟堅師古而已游春又有唐史畧載於師古傳末其詳則見於顏魯公集中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其志三十卷則晉司馬彪續漢書之文梁劉昭注之唐以前猶各自爲書至宋乾興中國子監校刋乃取以補范書之亡自是諸家徵引多稱

後漢書某志皆誤也范書無表最爲後人所譏宋熊方補
後漢書年表十卷經緯周密當與范書相輔而行

翟晴江曰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蜀習鑿齒漢晉春秋繼漢而越魏非其識有高下也時也陳撰志於晉武受禪之初晉受魏禪魏之見廢蜀已破亡安得不尊魏習著春秋於元帝中興之後蜀以宗室而存漢緒猶元帝以藩庶而復晉統安得不尊蜀司馬公通鑑作於北宋受周禪時安得不以魏爲正統朱子綱目作於南渡偏安之後安得不以蜀爲正統陳與習司馬與朱子易地則皆然

裴松之注三國志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可見其厓畧又所引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承祚之本書焉

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舊本而從新編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選徐堅編初學記白居易編六帖於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與夫徐廣干寶鄧粲王韶曹嘉之劉謙之之紀孫盛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漢晉陽秋檀

道鸞之續晉陽秋並見徵引是舊本實未嘗棄毋乃書成之日卽有不慊於衆論者乎紀文達師云晉書中惟陸機王羲之兩傳論爲太宗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幾而宣王言以彰特筆者僅一工文之陸一工書之王則全書宗旨大概可知正史之中惟此書及宋史後人紛紛改撰其亦有由矣

沈約進宋書表稱紀傳合表志爲七十卷今本一百卷有紀志傳而無表考史通所述與今本同則表之佚已久志序稱損益前史諸志爲八門曰律歷曰禮曰樂曰天文曰

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今則律歷分爲二門蓋卷帙編目又經後人分割矣八志之中以符瑞爲最贅州郡於併省分析多不詳其年月亦失之疎至於禮志合郊祀祭祀朝會輿服總爲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衆器及鼓吹鐃歌諸樂章以存義訓則皆勝於他史惟各傳文實有過繁之處趙甌北陔餘叢考已詳列之

蕭子顯南齊書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蓋唐時已佚其敘傳至宋人併其表佚之文學傳無敘殆亦宋以後所殘闕州郡志及桂陽王傳中均有闕文皆無從考正蓋自南

北史行而八書俱微誦習者尠故愈久而闕佚愈甚紀文
達師云是書雖多冗雜然如紀建元創業諸事載沈攸之
書於張敬兒傳述顏靈寶語於王敬則傳直書無隱尙不
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傳引陳思之表曹冏之論感懷宗
國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未嘗無可節取也
姚思廉因其父察遺稿成梁書五十六卷　四庫提要摘
其簡文紀載大寶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襲郢州執刺史蕭
方諸元帝紀作閏四月丙子爲兩卷之內月日參差侯景
傳上云張彪起義下云彪寇錢唐爲數行之間書法乖舛

趙與時賓退錄議其於江革傳中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
非其人於敬容傳中稱其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尤爲是非
矛盾惟持論尙多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
史法異乎取成衆手編次失倫者矣
陳書亦因父稿而成然姚察所撰僅二卷餘皆出思廉手
故列傳體例秩然畫一不似梁書之參差史通謂貞觀初
思廉奉詔撰二史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而曾鞏校上序謂
姚察錄梁陳之事其書未就屬子思廉繼其業武德五年
思廉受詔爲陳書貞觀三年論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

壬子始上然則思廉編輯之功固不止於九載也

魏收魏書經劉恕等校定稱其亡佚不完者二十九篇陳振孫稱太宗紀補以魏澹書天文志補以張太素書今本又缺卷十二孝靜帝紀卷十三皇后傳不知以何書補亡也紀文達師云收恃才輕薄有驚蛺蝶之稱是書尤爲世所詬厲號稱穢史其實不然如云收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然榮之凶悖實未嘗不書於册論中所謂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正史家之微詞又云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收遂爲其家作傳其預修國史

得陽休之之助因爲休之父固作佳傳案皆先世如楊椿楊津皆孝友亮節德正先世如高允之名德高祐之好學實皆魏代聞人詎能以其門祚方昌引嫌不錄北史陽固傳稱固以譏切聚歛爲王顯所嫉免官從征硤石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之謀李延壽書作於唐代豈亦媚陽休之乎又云盧同位至儀同功業顯著不爲立傳崔綽位止功曹本無事蹟乃爲首傳夫盧同希元乂之旨多所誅戮後以乂黨罷官不得云功業顯著綽以卑秩見重於高允稱其道德固當爲傳獨行者所不遺觀盧文訴辭徒

以父位儀同緯僅功曹較量官秩之崇卑爭專傳附傳之榮辱是亦未足服收也蓋收才望本不足以服衆又魏齊世近著名史籍者並有子孫孰不欲顯榮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譁然羣起而攻至李延壽修北史每以收書爲據其爲收傳論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其必有所見矣今魏澹等之書俱佚而收書終列於正史殆亦恩怨併盡而後是非乃明歟

李百藥承其父德林之業纂成北齊書五十卷亦猶姚思廉之繼姚察耳其書自北宋以來已就散佚故晁氏讀書

志稱其殘闕不完今所行本蓋後人取北史以補亡列傳中無論讚者十九卷有讚無論者一卷有論無讚者五卷傳文中補綴形跡亦顯然可指然世無別本不能不存之聊備一朝之紀載而已

唐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書其議自令狐德棻發之而德棻專領周書與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同修據晁氏讀書志北宋以前尚不云有所散佚今考其書則殘缺殊甚取北史以補亡又多所竄亂而不著所移撰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令狐之原本遂不可辨大抵二十五卷二

十六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剽取正史痕跡顯然其他遺文脫簡不可枚舉然德棻旁徵簡牘意在摭實元偉傳後於元氏戚屬事迹湮沒者猶考其名位連綴附書固不可概斥爲疎畧庾信傳論仿宋書謝靈運傳之體推論六藝源流於信獨致微辭頁以當時儷偶相高故有意于矯時之獘亦可見其不專尙虛辭矣

紀文達師曰隋書成於衆手其十志最爲後人所推而或疑其失於限斷考史通古今正史篇稱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仍以秘書監魏徵總之

其務始於貞觀三年至十八年方就合爲五代紀傳併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惟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刋勒始成其篇第編入隋五代史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云云是當時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本連爲一書十志卽爲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編入隋書特以隋於五史居末非專屬隋也後來五史各行十志遂專稱隋志實非其舊乃議其兼載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惟經籍志編次無法述經學源流每多舛誤如以尚書二十八篇爲伏生口傳而不知伏生自有書敎齊魯閒

以詩序爲衞宏所潤益而不知傳自毛亨以小戴記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馬融所增益而不知劉向別錄禮記已載此三篇在十志中爲最下然漢以後之藝文惟籍是以考見源流辨別眞僞亦不以小疵爲病矣

李延壽撰南北史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宋人稱爲近世佳史然延壽當日專致力於北史南史不過因舊史之文稍爲刪潤補缺者少削繁者多惟自宋畧齊春秋梁典諸書盡亡其備宋齊梁陳四史之參校者獨賴此書之存則亦未可盡廢也

李延壽與修隋書十志又世居北土見聞較近參覈同異於北史用力獨深如周則補文苑傳齊則補列女傳皆不似南史之缺畧出酈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亦不似南史之因仍所可議者南北史雖曰二書實出一手故於裴蘊傳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傳王頒傳云父僧辨南史有傳可見其互相貫通乃南史既有晉熙王昶傳北史復有劉昶傳南史既有鄱陽王寶寅傳北史復有蕭寶夤傳南史既有豫章王綜樂良王大圜傳北史復有蕭綜蕭大圜傳此殆專意北史無暇追刪南史致有此誤惟自宋

以後魏書北齊書周書皆殘闕不全徵北朝之故實者終以是書爲依據故雖八書具列而二史仍並行焉

文獻通考載陳正敏之言曰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刪畧穢詞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爲繁猥又引司馬溫公之言亦譏其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蓋自沈約宋書以下競標藻采務摭異同詞每涉乎儷裁事或取諸小說南北史因仍舊習卷中字句鮮華事跡新異者尤層見疊出前明周詩雅有南北史鈔吾師林暢園先生茂春有南北史碎金皆摘錄新奇纖

佻之事以爲談助惟沈名蓀朱昆田之南北史識小錄著錄　四庫實仿兩漢博聞之例雖與史體無關而賦手取材詩人隸事樵蘇漁獵捃拾靡窮矣

劉昫等所撰舊唐書實承吳兢之舊崇文總目載吳兢撰唐史自剏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述更加筆削爲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史官令狐峘等復隨篇增輯而不加卷帙爲唐書一百三十卷是唐書舊稿本出吳兢雖衆手續增規模未改昫等用爲藍本具有典型觀順宗紀論題史臣韓

愈憲宗紀論題史臣蔣係此因仍前史之明證也至長慶以後史失其官無復善本昫等乃自採雜說傳記成之動乖體例職此之由歐宋新書出而此書遂廢然其本流傳不絕表昫等之長以攻歐宋之短者亦不絕仰承睿鑒使二書並列正史相輔而行則至公之論矣

歐陽修宋祁同撰新唐書本以補正劉書之舛漏惟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則正是新書之失紀文達師云史官紀錄具載舊書今必欲廣所未備勢必蒐及小說而至於猥雜唐代詞章體皆詳贍今必欲減其文句勢必變爲澀

體而至於詰屈至於呂夏卿私撰兵志宋祁又別撰紀志則同局且私心不滿故書甫出而吳縝糾謬即踵之而來惟有唐詔令率多駢體長篇本紀勢難書載新書一例刊除事非得已以此過相訾議則非矣

薛居正等所撰舊五代史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爲稿本自歐公新五代史出是書遂微傳本亦漸就湮沒幸 四庫從永樂大典中甄錄排纂竟得依原本卷數勒成一編考宋時論二史即互有所主司馬公作通鑑胡三省作注皆專據薛史而不取歐史沈存中洪容齋王伯

厚輩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皆兼採歐薛二史而未
嘗有所軒輊蓋二書繁簡各有體裁不容偏廢也
歐陽公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記世傳五代史者省其文
也唐以後所修諸史惟是書為私撰故當時未上於朝公
沒之後始詔取其書開雕至今列為正史歐公文章冠冕
有宋此書筆削尤具深心譬之三傳薛史近左氏而歐史
近公穀不必執此廢彼亦不必執彼廢此惟八書十志遷
固相因作者沿波遞相撰述使政刑禮樂沿革分明所謂
國之大紀也歐公是書僅司天職方二考餘概從刪雖曰

世衰世短文獻無徵然王溥五代會要蒐輯遺編尚得三十卷何以此書全付闕如殆由信史通廢表志之謬談成玆偏見此書之失此爲最大實不能爲之諱也

舊唐書尚有傳本外間已不可多得舊五代史則惟有武英殿刊本合二十四史爲一部購獲尤難近沈東甫炳震有新舊唐書合刻本劉金門鳳誥有新舊五代史合刻本便於尋覽可寶也

托克托宋史大旨在於表章道學其餘姑以備數故疎舛蕪蔓僕數難窮柯維騏以下屢有改修然才謝三長亦終

無以相勝其後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編所攻駁皆切中其失其實前後復沓牴牾處尚多世泊亦不能悉舉也

阮芸臺先生先由封圻改官重入東觀儒林重望都人士翕然宗之時史館方議立八傳先生擬撰儒林傳序云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而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陽闡發心性分晰道理故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此

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暗合周道也自明以後學案百出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然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衡以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耳按宋史道學儒林之分近儒皆有違言惟此論最為平允吾閩舊省志中仿立理學一傳陳恭甫詆斥不遺餘力近因續修省志欲遂刪之都人士皆不謂然余謂道學莫盛於宋濂洛關閩之統實朱子集其大成海濱鄒魯之風自前代即無異議

故他史可不傳道學而宋史則應有他省通志可不傳道學而閩志不可無恭甫墨守漢學其排擠宋儒是其故智而不知門戶之見非可施諸官書阮先生亦主漢學者其言如此恭甫爲先生高弟乃背其師說又何心哉

錢竹汀曰宋史述南渡七朝事叢冗無法不如前九朝之完善甯宗以後四朝又不如高孝三朝之詳明蓋由史臣廹於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討論潤色之故如錢端禮傳末云孫象祖自有傳王安節傳云節度使堅之子呂文信傳云文德之弟是錢象祖王堅呂文德三人本擬立傳而今

皆無之史彌遠威燄甚於京檜且有廢立大罪而不預姦臣之列鄭清之亦預廢立之謀又首議出師汴洛妄啟邊釁遂失西蜀宋之亡實肇於此本傳中畧不一言至於趙范襄陽僨事趙葵洛京覆師傳亦諱而不書王堅守合州蒙古傾國來攻圍數月不能克宋季武臣無出其右者而史家又不爲立傳至於程師孟已見列傳第九十卷而循吏傳又有程師孟兩篇無一字之異又李光傳末附其子孟傳事百十五言而又別爲孟傳立傳李熙靜已見列傳第百十六而第二百忠義附傳又有李熙靖傳實卽一人

然此猶不過偶爾重複若夫鄭轂仇悆高登婁寅亮朱汝為皆高宗時人而次於光甯朝臣之後梁汝嘉亦高宗時人而與胡紘何澹諸人同傳且殿之卷末權邦彥紹興初執政也而與趙雄程松同卷林勲劉才邵高孝時人也而與梁成大陳仲微李知孝諸人同卷皆任意編次全無義例不唯年代不同抑亦賢否莫辨矣

梁曜北曰前輩言湯若士有宋史改本朱墨塗乙某傳當削某傳當補某人宜合某傳某人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下分甘餘話謂此舊本在吳興潘昭度家恨無從購之許

周生宗彥曰潘中丞昭度曾欲重修宋史先爲宋史抄採摭極富楊鳳苞曾見其殘稿十餘冊今亦不可見矣遼制書禁甚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於境內有傳於鄰境者罪至死蓋國之虛實不以示敵用意至深然亦緣此不能流傳及遠迨五京兵燹遂蕩然無存並吾鄉蘇魏公頌之華戎魯衞信錄二百五十卷見宋史本傳亦渺不可攷托克托修史之時僅據耶律儼陳大任二家之書又藏功於一載之內宜其潦草疎畧也近厲樊榭鶚作遼史拾遺採摭羣書至三百餘種自比於裴注三國志殆不誣矣

金源一代典制修明文獻亦備又有元好問劉祁諸人私相綴輯故金史有所依據較遼史爲詳賅又托克托進書表稱張柔歸金史於其前王鶚輯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之命見諸數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歷推行而弗竟是元人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取辦倉卒者不同宜其首尾完密條例整齊在三史之中爲最善也

趙甌北曰金史文筆簡潔然有過於率畧者衞紹王本紀贊云衞紹王被弒後記注亡失元中統三年王鶚采當時詔令又金有令史竇祥年九十餘詢之得二十餘條又禮

部尚書楊雲翼日錄四十餘條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又有金女官所紀資明夫人授璽事因此數種編成是衞紹王紀本屬事後追述宜其疎畧其他則各有原文應可詳備乃本紀天會二年宋徽宗內禪欽宗卽位七年宋高宗爲苗劉所廢傳立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鄰國大事而金史竟不書十年劉豫徙居于汴京此又本國之大事十一月宋潘致堯南還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韓肖胄等使金此爲兩國議和之始亦皆不書天會十二年金齊合兵入宋韓世忠擊敗之於大儀鎭此舉爲宋中興武功第一

金史亦不書十五年王倫還宋言金許還梓宮及太后天眷四年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南三京及陝西京西之地此亦金國大事徒以不逾時卽悔前議拘執王倫遂并此事亦不書則王倫又何爲被執乎歸地之後復興兵取故地命兀朮趨汴撒离喝趨陝據宋史則有劉錡順昌之捷岳飛郾城蔡州潁昌朱仙鎭之捷韓世忠淮陽軍之捷王德宿州之捷吳璘李師顏等扶風之捷王德靑谿之捷而金史皆不書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奏河南陝西捷其明年兀朮復興兵則有楊沂中劉錡等柘皐之捷王德昭關

之捷李顯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書但云兀朮遣使奏捷秋和議成兀朮以便宜畫淮爲界其時所定歲奉銀絹之數亦國中大事而皆不書慶山奴卽承立乃傳中忽云慶山奴忽云承立竟似兩人張覺旣列於逆臣傳其子張僅言在世宗朝終始一節恩禮兼至何妨別傳乃次於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者韓慶民盡節於遼其妻又盡節於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入金史此編次之失檢者也又按宋史岳飛劉錡吳玠等傳兀朮用兵皆與韓常俱富平之敗韓常拔兀朮於重圍中仙人關之戰兀朮陳於

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枷責栢皐之戰王德先敗韓常軍於昭關則韓常固金朝一大將自應專立一傳乃金史並無其人此又編輯之疏漏也惟於敘金元交涉事尚有直筆則猶存古法耳

宋景濂等撰元史二月開局八月書成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至明年二月重開局閱六月書成急於成書故多舛駁解縉集中有與吏部董倫書稱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洪武末年豈非太祖亦覺其未善故有是命然改修事竟未成故今仍以是書列爲正史耳

趙歐北曰元史成書迫促疎誤最多列傳中第八卷速不台卽第九卷之雪不台第十八卷完者都卽第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石抹也先卽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顧亭林已詳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既詳載其從子忽刺出乃後又有忽刺出傳杭忽思傳既詳敘其子阿塔赤乃後又有阿塔赤傳又如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四人當時號爲掇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爲四怯薛世領宿衞則四人之勳勤相等可知乃木華黎等三人皆有傳而赤老溫獨無孟洪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

斯國雄於北邊後絶衰滅成吉思起事慕蒙古斯爲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可見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不載至如太陽可汗又作太歇可汗博爾忽又作博羅渾班珠尼河又作班朮居河篤列河作禿剌河亦何其不畫一也詔令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近俗然既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訂乃泰定帝登極一詔最爲村俗獨不可稍加潤色乎抑有意存之以見當時鄙俚乎

四庫提要云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乾隆四十六年奉勅撰譯語對音自古已然公羊傳所稱他物從中國邑人

名從主人是也譯語兼釋其名義亦自古已然左傳所稱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穀梁傳所稱吳謂善伊爲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是也間有音同字異者如天竺之爲捐毒身毒印度烏桓之爲烏丸正如中國文字偶然假借如歐陽漢碑作歐羊包胥戰國策作勃蘇耳初非以字之美惡分別愛憎也自魏書改柔然爲蠕蠕比諸蠕動已爲不經唐書謂回紇改稱回鶻取輕健如鶻之意更爲附會至宋人武備不修鄰敵交侮力不能報乃區區修隙於文字之間又不通譯語竟以中國之言求外邦之義如趙元昊

自稱兀卒轉爲吾祖遂謂吾祖爲我翁蕭鶻巴本屬蕃名
乃以與曾淳甫作對以鶻巴鶉脯爲惡謔積習相沿不一
而足元托克托等宋遼金三史多襲舊文不加刊正宋濂
等修元史譯語更非所諳我
皇上特命館臣詳加釐定以索倫語正遼史以滿洲語正
金史以蒙古語正元史一一著其名義詳其字音自此書
出而他書之人名地名官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按以改正
使音訓皆得其眞矣嘉慶二十三年有 旨令方畧館諸臣將遼金元三史中人名地名官名
悉遵 欽定國語解改正仍於所改名下註明原作
某以存其舊章鉅曾珥筆其間至道光三年書始成

康熙閒王鴻緒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帝紀未成餘皆排比粗就較諸家爲詳贍後張廷玉等奉

敕修明史卽因其本而增損成書　四庫提要云明史諸志一從舊例而稍變其例者二歷志增以圖以歷生於數數生算算法之勾股面線今密於古非圖則分刌不明藝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者不載其例始於宋孝王關中風俗傳劉知幾史通又反覆申明於義爲允唐以來弗能用今用之也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輔𥘿新例者一曰七卿蓋明廢左右丞相分其政

於六部而都察院糾核百司爲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從舊例者十三撰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貂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羶則惟明人爲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爲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闖獻二寇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爲炯鑒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羣雄之比故別立之至於土司古所謂羈縻州也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自爲一類焉

趙甌北曰明史事多而文省最爲簡密其法之尤善者莫

如附書之例如忠義文苑等傳一傳之內牽連書者輒數十人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嫌掛漏故各從其類一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傷於冗此史家剪裁法也如陳友定傳後附以元末死事諸臣凡元史所不載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則類敘於趙普勝傳後正統中死土木之難者惟張輔等另有專傳外其他則類敘於曹鼐等傳後正德中諫南巡被杖者百餘人則類敘於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後嘉靖中議大禮被杖之數百人則類敘於何孟春等傳

後李福達之獄坐罪者四十餘人則類敘於馬錄傳後皆此法也又建文從亡諸臣如台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傭補鍋匠馬二子雲門僧若耶僧玉山樵雲菴和尚之類皆據從亡錄致身錄史仲彬撰革除錄宋瑞儀撰忠賢奇秘錄王詡撰諸書採入此等野史其眞僞不可知然皆附於殉節諸賢傳後亦所謂與過而去寧過而存之意云爾

史家紀事仿尙書編年仿春秋有歷代之編年竹書紀年之類是也有一代之編年荀悅漢紀之類是也自司馬溫公通鑑朱子綱目二書出遂集編年之大成惟二書自爲

起訖宗旨亦不無異同前明李文正東陽合修爲通鑑纂要此後遂有綱鑑之名外漏牴牾訖無善本乾隆中
御批通鑑輯覽成凡書法襃貶一禀
聖裁其向來聚訟不決者並詳加論定微言大義炳若日星不特金履祥陳桱王宗沐薛應旂之書可盡束之高閣卽紫陽涑水亦當俯就權衡誠如
聖訓此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書也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世稱絕作不知其費十九年之工力先採合事迹粘爲長編所採正史之外雜

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復參校異同爲考異三十卷又恐全書浩博端緒難尋撮錄書中要語爲目錄三十卷高似孫緯畧載其與宋敏求書稱到洛八年始了晉宋梁齊陳隋六代草卷以四丈爲一卷計不減六七百卷李巽巖燾亦稱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又助其事者史記前漢書屬劉奉世三國南北朝屬劉道原唐五代屬范淳父皆通儒碩學非空談性命之流故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朱子欲修綱目以掩之迄不能掩胡三省之注亦宏通博洽後人偶拾其舛漏要無傷其大體也

通鑑目錄考異之外又有歷年圖及百官表歷年圖仍起三晉終顯德百官表止著宋代乃復删繁就簡上溯伏羲下訖英宗治平之末約爲稽古錄二十卷而諸論則仍歷年圖之舊朱子語錄嘗言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讀之亦可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驗今觀其諸論於歷代興衰治亂之故反復開陳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國有家之炯鑒也

昔人謂孔子作春秋錄毫末之善溫公作通鑑掩日月之光譏其不錄屈原也李因篤問顧亭林通鑑何以不載文

人並與日月爭光之屈子亦不得書顧答之云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文宗面授丁居晦御史中丞謂宰臣曰朕嘗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如子言其識見出唐文宗下矣按通鑑中此等誠不可解若說文人則何以獨載杜子美若論資治又何以不載隆中對乎

李巽巖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原本殘缺　四庫從永樂大典校補僅佚徽欽兩朝今江南常熟縣有活字板本亦巨觀也巽巖不敢自居爲續通鑑故以所採北宋

一祖八宗事迹編年條載仿司馬公草本之名謂之長編每條之下亦仿司馬公考異之例參校諸說定其眞妄考北宋遺聞者當以此書爲淵海矣

一朱子約司馬公資治通鑑以作綱目筆削上擬春秋然惟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綱皆門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則全以付趙師淵後疏通其義旨者有尹起莘之發明劉友益之書法箋釋其名物者有王幼學之集覽徐昭文之攷證陳濟之集覽正誤馮智舒之質實辨正其傳寫差互者有汪克寬之攷異黃仲昭取諸家之書散入各條之下是爲

今本大抵循文敷衍莫敢異同明末張自勳作綱目續麟始以春秋舊法糾義例之譌芮長恤作綱目拾遺又以通鑑原文辨刪節之失各執所見屹立相爭自康熙中
御批通鑑綱目出蓋因陳仁錫刊本加之評定權衡至當袞鉞斯昭乃至金履祥商輅之著述並與別裁使讀紫陽書者得所折衷足以定千古是非之準矣

李文貞曰近看續綱目令人悶絕續綱目三字就不妥何不云續春秋綱目之有發明後人為之商素菴輩自作而自發明之又讚曰續綱目作而亂臣賊子懼豈不令人破

口況其議論剌謬尤不可言陳洪進獻漳泉二州地正與錢鏐同而尤之曰春秋重死守社稷故貶之春秋諸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洪進之地誰予之誰傳之耶此例一開是必欲使爲賊者雖已四海清平尙負固拒命殺人盈城盈野力窮勢盡而後就縛始爲合春秋之義耶

紀事編年二體之外又有所謂紀事本末者實亦仿於尙書之每事爲編自袁樞作通鑑紀事本末同時又有章冲之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二人孰先孰後孰扨孰因不可考矣此後如陳邦瞻之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谷

應泰之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之左傳紀事本末踵事日增遂成不可磨滅之一體蓋紀傳或一事而複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此體出乃使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雖史家之支流實深有裨於學者也

讀史者不可不讀三通雲間陳臥子嘗言人而不讀三通安得謂之通是也自唐杜君卿佑因劉秩政典而廣之爲通典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博取經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

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為紀載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馬貴與端臨又從而析之為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以通典八門析為一十有九而增以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共為二十四門自序謂引古經史謂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論謂之獻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過之若鄭漁仲樵之通志則仿通史之例自為一書凡紀傳一百四十五卷譜四卷畧五十一卷紀傳及譜皆勦襲舊史稍為刪潤殊無可觀其精華惟在二十畧其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草

木昆蟲五畧爲舊史之所無以矜奇炫博泛濫及之故世有通志畧單行之本各畧中穿鑿掛漏均所不免實未能與通典通考鼎立爲三特其網羅繁富才辨縱橫遂與杜馬兩家聯鑣藝苑今亦莫得而廢之焉

通典上溯黃虞下逮唐之天寶通考則上承通典下逮南宋甯宗至乾隆年間

欽定續三通書成而上下千餘年之事迹始備續通典自唐天寶以後取材於通志通考宋嘉定以後取材於

欽定續通考惟通典以兵附刑今續通典析爲二而篇第

則仍相次宋白之續通典二百卷久無其書而此書則繁簡得中卷數更少且將突過杜氏原書何論宋白乎續通考則輯宋遼金元明五朝事迹初議於馬氏二十四門之外增朔閏河渠六書氏族四門後因修續通志以無庸複見遂輟此四門仍從馬氏之原目典核精實纖悉不遺可以廢王圻之舊本續通志則門目體裁亦一仍鄭氏之舊惟紀傳折衷沿革有異名而歸一者有未備而增修者較鄭氏之因襲舊文特爲嚴整二十畧亦蒐羅詳博考證精核迥非鄭氏書所能及也

知古必兼知今讀三通續三通而不知讀　皇朝三通則虛生於　明備之朝矣乾隆中敕撰皇朝通典一百卷八門隸事一如杜氏之舊惟如食貨典之榷酤算緡禮典之封禪前朝獘法一例從刪地理典以　大清一統志為斷亦不更以禹貢州域紊　昭代之黃圖蓋或革或因具有精義而典章賅備非前代所能相提並論則亦非前籍所可等量齊觀又　皇朝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初亦用二十四門舊目嗣以　宗廟考中附載諸祀於義未安　詔增立羣廟考一門為二十五

門其中子目如田賦增八旗田制錢幣增銀色銀直及回部普兒戸口增八旗壯丁土貢增外藩學校增八旗官學宗廟增崇奉　聖容封建增蒙古王公皆以今制所有而加市糴刪均輸和買和糴選舉刪童子科兵考刪車戰皆以今制所無而省此其小異者又　皇朝通志二百卷則刪去鄭氏紀傳而仍原書二十畧之目惟六書則備西域七音則增三合天文殫歐邏巴之微地理括伊犁河之外禮本乎官繪之圖樂本乎　御定之律藝文圖繪稽中禁之秘藏草木蟲魚羅遐方之珍産實皆鄭氏所未及

聞也至三通原書各述其本朝掌故與歷代共爲一書分綴篇終故文多簡畧今　皇朝三通則專勒一篇式昭國典當法制修明之代鴻猷善政史不勝書故卷目比原書有增無減且三通原書不過掇拾舊文裒合成帙而皇朝則載籍明備端委詳明禮有　大清通禮　皇朝禮器圖式樂有　御製律呂正義兵有中樞政考刑有　大清律例地理有　皇輿表　大清一統志滿洲源流考西域圖志又有會典及則例總其綱八旗及六部則例具其條目故編輯者事半功倍易成一代之巨觀也

退菴隨筆卷十六

南海曾釗校